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

十六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三
墓誌

楚國夫人墓誌銘

楚國夫人姓翟氏故檢校御史大夫宋州刺史
良佐之女今司徒兼中書令許國公韓之妻前
鄜州節度使散騎常侍兼御史大夫公武之母
夫人在家以孝友聰明爲父母所偏愛選所宜
歸以適韓氏韓氏族大且貴又太尉劉公玄之
甥內外尊顯夫人入門上下莫不贊賀事皇姑
齊國太夫人肅恭誠至奉養不怠皇姑以夫人

文斗三

一

能盡婦道稱之六親其事夫義以順其教子愛
以公司徒公曰我之能守貴富不危溢者楚國
有助焉耳大夫領梁偏師卒就蔡功受節居藩
爲邦家令人父母之教使一無然也夫人以元
和十四年十一月一日薨于鄜之公府春秋若
千大夫委節去位奉喪以居東都詔再起之辭
以羸毀不任即命羸力又加喻勉固守不變天
子嗟嘆之長慶二年三月某日葬夫人于洛陽
北山夫人生二子長曰肅元爲太子司議郎以
卒贈尚書主客郎中其次大夫公武也銘曰

翟氏之先蓋出宗周黃顯於魏以佐文侯高陵

相漢義以家酬翟璜相魏文侯事見史記翟方

賜冊遷于南陽始自郎苗逮魏晉宋代不絕史

以至夫人太守之子司徒之妻大夫之母公居

河東子在廊時史記秦文公作西時祠白帝一

五帝所基為王屏翰有壤千里公曰姑止以承

我祀子曰毋兮莫我撫已駟雕軒往來有煒

煒光也莫尊於母莫榮於妻從古訖今孰盛與

夷夷平用昭厥裔篆此銘詩

國子司業竇公墓誌銘

葬廿三

二

新史群有傳年常

國子司業竇公諱牟字貽周六代祖敬遠嘗封

西河公大父同昌司馬比四世仍襲爵名同昌

諱胤生皇考諱叔向官至左拾遺溧水令贈工

部尚書宰相世系曰竇氏出自姒姓夏后氏帝

奔歸有仍氏生子曰少康少康二子杼龍留居

有仍遂為竇氏龍六十九世孫鳴犢為晉大夫

葬常山及六卿分晉竇氏遂居平陽鳴犢八世

安成侯葬榑津曾孫賞漢宣帝時封河公孫

善衡左衛將軍將軍之後有敬遠者封河公孫

為相用為左拾遺哀尚書於大曆初名能為詩

文及公為文亦最長於詩孝愛謹厚舉進士第
佐六府五公八遷至檢校郎中元和五年真拜
尚書虞部郎中轉洛陽令都官郎中澤州刺史
以至司業年七十四長慶二年二月丙寅以疾
卒其年八月某日葬河南偃師先公尚書之兆
次初公善事繼母家居未出學問於江東尚幼
也名聲詞章行于京師人遲其至直待切也及公
就進士且試其輩皆曰莫先竇公一作于時公
舅素高為給事中方有重名先友記云素高河
諫爭身直忠謇舉無與比能使愛且賢公然竇
所居官大再贈至禮部尚書

韓世三

三

未嘗有以干有司公一舉成名而東遇其黨必
曰非我之才維吾舅之私其佐昭義軍也遇其
將死李長榮已見公權代領以定其危後將盧
從史重公不遣奏進官職公視從史益驕不遜
僞疾經年輦歸東都從史卒敗死公不以覺微
避去為賢告人公始佐崔大夫縱留守東都後
佐留守司徒餘慶歷六府五公文武細靡不同
自始及終於公無所悔望有彼此言者一無六
府從事幾且百人有原茲易險賢不肖不同公
一接以和與信卒莫與公有怨嫌者其為郎官

令守慎法寬厚不刻教誨於國學也嚴以有禮
扶善遏過益明上下之分以躬先之恂恂愷悌
得師之道公一兄三弟常羣庠鞏常進士水部
員外郎即夔江撫四州刺史群以處士徵自吏
部郎中拜御史中丞出帥黔容以卒庠三佐大
府自奉先次一作為登州刺史鞏亦進士以御
史佐淄青府皆有材名唐傳云常字中行牟字
卿鞏字友封兄弟皆為郎工詞章為公子三人
聯珠集行於時義取昆弟若五星然

世

四

子三人愈少公十九歲以童子得見於今四十
年始以師視公面而一無終以兄事焉公待我
一以朋友不以幼壯先後致異公可謂篤厚文
行君子矣其銘曰

右緝竇逃閔腹子夏以再家竇為氏左傳哀公

曰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尋夏右緝方娠逃
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為仍牧正遂滅過
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右緝聖懜旋
者夏右相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也

河牘引比旋還也言趙簡子殺鳴犢孔子悞然
臨河而歎自此還車不復濟去蓋惡

傷其類是引以自比也相嬰撥漢納孔軌後去
牘當作牘事見琴操
觀津而家平陵觀音貫前漢竇嬰觀津人竇太

右好黃老而嬰務推儒術貶道家言故曰撥漢納孔軌蓋納之孔子之道左傳所謂納之軌物也

正議大夫尚書左丞孔公墓誌銘

補註孔戮新舊史皆有傳其為諫議大夫也劾李涉之罔上其為尚書左丞也

直李位之冤其為國子祭酒也論蚩菜之可罷此皆志所無

孔子之後三十八世有孫曰戮宰相世系孔子

長子微子啓封於宋弟微仲衍曾孫湣公捷生弗父何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父勝勝生正考父考父生嘉字孔父孔父生木金父木金父生畢夷父以王父字為氏生防叔避華父之難奔魯為大夫防叔生伯夏伯夏生鄭大夫

文卅三

五

嚴事唐為尚書左丞年七十三三三一無下上書

去官天子以為禮部尚書祿之終身而不敢煩

以政吏部侍郎韓愈常賢其能謂曰公尚壯上

三留奚去之果曰吾敢要吾君年一有一且去

敢要言豈敢也以年七十當致仕前漢龔勝解漢俱乞骸骨詔曰古者有司年至則致仕今大

夫年吾為左丞不能進退郎官惟相之為二且

去愈又曰古之老於鄉者將自佚非自苦閭井

田宅具在親戚一有不仕與倦而歸者不在東

阡在北陌南北曰阡東西曰陌可杖屨來往也今異於是

公誰與居且公雖貴而無留資何恃而歸曰吾

負二宜去尚奚顧子言愈面歎曰公是於乎音鳴

呼賢遠於人明日奏疏曰臣與孔戣同在南省

數與孔戣相見戣為人守節清苦論議正平年

纔七十筋力耳目未覺衰老憂國忘家用意至

到如戣輩在朝不過三數人陛下不宜苟順其

求不留自助也不報疏在本集明年長慶四年正月

已未公年七十四告薨於家贈兵部尚書公始

以進士佐三府官至殿中侍御史元和元一作二

年以大理正徵累遷江州刺史諫議大夫事有

害於正者無所不言加皇太子侍讀改給事中

言京兆尹阿縱罪人詔奪京兆三月之俸權知

尚書右丞明年拜左丞改華州刺史明州歲貢

海蟲淡菜蛤蚶可食之屬蛤蝦屬胡合切蚶蟻

異曰蘆鈞鎮南海改蚶子為瓦自海抵京師道

路水陸遞夫積功歲為四十二萬六千人奏疏

罷之下邽令下邽縣屬京兆笞外按一作按外小兒繫御史

獄公上疏理之詔釋下邽令而以華州刺史為

大理卿十二年自國子祭酒拜御史大夫嶺南

節度等使本傳云嶺南節度使崔詠死帝謂裴

可往為朕來之使約以取足境內諸州負錢至

二百萬悉放不收蕃舶之至泊步有下碇之稅

始至有閱貨之燕蠻夷泛海舟曰舶謂賈人舟也音薄陌切泊止也音白各

切步水際也嶺南人謂水際曰步碇錘舟犀珠

磊落賄一作財及僕隸公皆罷之絕海之商有死

于吾地者官藏其貨滿三月無妻子之請者盡

沒之公曰海道以年計往復何月之拘苟有

驗者悉推與之無筭遠近厚守宰俸而嚴其法

嶺南以口為貨其荒阻處父子相縛為奴公一

禁之有隨公之吏得無名兒蓄豕不言官有訟一作告

者公召殺之山谷諸黃世自聚為豪諸黃谿洞蠻也千人

世二

之長觀察一有吏厚薄緩急或叛或從容桂二管

利其虜掠請合兵討之異一有功有所拍取當

是時天子以武定淮西河南北用事者以破諸

黃為類一作願向意助之公屢言遠人急之則惜性

命相屯聚為寇緩之則自相怨恨而散此禽獸

耳但可自計利害不足與論是非天子入先言

謂不聽用事者之遂斂兵江西岳鄂湖南嶺南會

容桂之吏以討之被霧露毒相枕藉死百無一

還安南乘勢殺都護李象古交州為安桂將裴

行立容將楊旻皆無功數月自死嶺南翬然見

黃家賊祠部歲下廣州祭南海廟廟入海口為

州者皆憚之不自奉事常稱疾命從事自代惟

公歲自常行官吏刻石為詞詩一作美之神廟碑

十五年遷尚書吏部侍郎公之北歸不載南物

奴婢之籍不增一人長慶元年改右散騎常侍

二年而為尚書左丞曾祖諱務本滄州東光令

祖諱如珪海州司戶參軍贈尚書工部郎中皇

考諱岑父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尚書左僕射公

夫人京兆韋氏父种大理評事有四子長曰温

質四門博士遵孺遵憲遵裕唐史遵皆作温皆明經女

廿二 八 同

子長嫁中書舍人平陽路隨其季者幼公之昆

弟五人載戡戢戡戡戡戡唐史有公於次為弟二

公之薨戢自湖南入為少府監其年八月甲申

戢與公子葬公于河南河陰廣武原先公僕射

墓之左銘曰

孔世三十八吾見其孫頎而長身寡英與言其

尚類也莫與之倫德則多有請考于文

江南西道觀察使太原王公墓誌銘

洪中為連州司戶公為其州之陽

山則為作燕喜亭記及為觀察使公刺

袁州則為作修滕王閣記至是又為之

銘與碑舊傳見文苑新史則與張薦等

公諱仲舒字弘中少孤奉其母居江南游學有名貞元十年以賢良方正拜左拾遺改右補闕禮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貶連州司戶叅軍改夔州司馬佐江陵軍使改祠部員外郎復復字無除吏部員外郎一有郎字遷職方郎中知制誥出為硤州刺史遷廬州未至丁母憂服缺改婺州蘇州刺史徵拜中書舍人既至謂人曰吾老不樂與少年治文書得一道有地六七郡為之三年貧可富亂可治身安功立無愧於國家可也日日

語人丞相聞問語驗即除江南西道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至則奏罷權酒錢九千萬以其利與一作貧民又罷軍吏官債五千萬悉焚簿文書又出庫錢二千萬以丐貧民遭旱不能供稅者禁浮屠及老子為僧道士不得於吾界內因出野去浮屠老子象以其誑丐漁利奪經人之產言以左道乞丐於人而漁取厚利奪常人之產也在官四年數其蓄積錢餘於庫米餘於廩朝廷選公卿於外將徵以為左丞吏部已用薛尚書代之矣長慶三年十一月十七日未命而薨年六十二天子為之罷

朝贈左散騎常侍遠近相弔以四年某月二日一作某葬于河南某縣先塋之側公之為拾遺朝退天子謂宰相曰第幾人非王某耶是時公方與陽城更疏論裴延齡詐妄士大夫重之為考功吏部郎也下莫敢有欺犯之者非其人雖與同列未嘗比數收拾故遭讒而貶及知制誥盡力直友人之屈不以權臣為意又被讒而出元和初婺州大旱人餓死戶口一無亡十七八公居五年完富如初按劾群吏奏其贓罪州部清整加賜金紫其在蘇州治稱第一公所至輒先求

人利害廢置所宜閉閣草奏又具為科條與人吏約事備悉一旦張下民無不抃叫喜悅或初若小煩旬歲皆稱其便公所為文章無世俗氣其所樹立殆不可學曾祖玄暕比部員外郎祖諱景肅丹陽太守考諱政襄鄧等州防禦使鄂州採訪使贈工部尚書公先妣渤海李氏贈渤海郡太君公娶其舅女有子男七人初哲貞引奉復洄初進士及第哲文學俱善其餘幼也長女婚劉仁師高陵令次女婚李行修尚書刑部員外郎續定命錄云故諫議大夫李行脩妻江

賓銘曰

氣銳而堅又

文一作

剛以嚴哲

若一作

人之常愛人

盡已不倦以止乃吏之方與其友處順若婦女

何德之光墓之有石我最

撮一作

其跡萬世之藏

殿中少監馬君墓誌銘

補註

長六尺二寸在德宗朝與李晟

渾瑊赫然為功臣至其子暢孫繼祖生

長富貴茂無他聞公所以狀其三世者

如此新史暢繼祖附燧傳暢善殖財晚

為豪傑侵牟中官逼取暢畏不敢吝以

至困窮身後諸子無室廬自註奉誠園

亭觀即其安邑里第故當世以暢厚蓄

為戒白樂天詩所謂不見馬家志今作

奉誠園是也結祖始生德宗賜名退而

笑曰是有兩義謂之索繫組事見國史

未世三

士

補

君諱繼祖司徒贈太師北平莊武王之孫少府

監贈太子少傅諱暢之子

扶風郡夫人墓銘云贈工部尚書而此云

傳太生四歲以門功拜太子舍人積三十四年五

轉而至殿中少監年三十七以卒有男八人女

二人始余初冠應進士貢在京師窮不能自

存以故人稚弟

燧與韓弁為故人稚幼也

拜北平王於馬前

王問而憐之因得見於安邑里第王軫其寒飢

賜字食與衣

按正元三年燧盟平涼弁時以燧

衣字生去齊讀君子問人之寒則衣之問人之

輒則食之事見表詔召二子使為之主慙二子彙太僕其

季遇我特厚少府監贈太子少傅者也姆抱幼

子立側音姆女師也眉眼如畫漢馬援為人明髮

漆其肌肉玉雪可憐辨證云舊本作可念按姤

甚憐愛之黃魯直作文亦嘗用玉雪可念之語

當從本殿中君也當是時見王於北亭猶高山深

林龍虎變化不測傑魁人也退見少傅翠竹碧

梧鸞鵠峙能守其業者也幼子娟好靜秀瑤

環瑜珥蘭茁其牙稱其家兒者也瑤瑜皆美玉

音仍吏切茁初生也後四五年吾成進士去而

未廿三

十二

東游哭北平王於客舍後十五六年吾為尚書

都官郎分司東都而府一有分少傅卒哭之又十

餘年至今哭少監焉嗚呼吾未耄老自始至今

未四十年而哭其祖子孫三世于人世何如也

人欲久不死而觀居此世者何也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三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四
墓誌



南陽樊紹述墓誌銘

補註

歐公所謂脩見韓退之與紹述作銘便作樊文者此也紹述在綿州有越

王樓詩在絳州有絳守居園池記今在焉讀之往往四過不能曉於是文忠跋

絳守居園池記云云或云此紹述自書

嗚呼元和文章之盛極矣其惟奇至於

乃長慶三年五月十二而公卒以四年

上二月則公此銘疑四年所作也紹述

新史附其父澤傳後大畧取所誌為之

樊紹述既卒且葬愈將銘之從其家求書得書號魁紀公者三十卷曰樊子者又三十卷春秋

文母四

集傳十五卷表牋狀策書序傳一有紀誌說論

今文讚銘凡二百九十一篇按藝文志誤作道路

所遇及噐物門里雜銘二百二十賦十詩七百

五十九曰多矣哉古未嘗有也然而必出於已

不蹈襲前人一言一句又何其難也必出入仁

義其富若生蓄萬物必具海舍地負放恣橫從

將容切東西曰從無所統紀然而不煩於繩削而

自合也嗚呼紹述於斯術其可謂至於斯極者

矣生而其家貴富長而不有其藏一錢本傳云

家饒于財悉散妻子告不足顧且笑曰我道蓋

施姻舊賓客

是也皆應曰然無不意蒲嘗以金部郎中告哀

南方還言某帥不治罷之以此一有為綿州刺

史一年徵拜左司郎中文又出刺刺字無絳州綿絳

之人至今皆曰於我有德以為諫議大夫命且

下遂病以卒年若干紹述諱宗師父諱澤澤字安時

河中人有武常帥襄陽江陵官至右僕射贈某

官祖某官諱泳自祖及紹述三世皆以軍謀堪

將帥策上第以進撫言熊執易赴舉行次潼關

店有一士吁嗟數回執易潛伺之曰前堯山令

樊澤舉制科至此馬斃襄空莫能自進執易造

焉遽輟所乘馬困索濟之執紹述無所不學於

辭於聲天得也在眾若無能者嘗與觀樂問曰

何如曰某後當然已而果然銘曰

惟古於詞必已出降而不能乃剽賊後皆指前

公相襲從漢迄今用一律陸士衡文賦普寥寥

久哉莫覺屬屬連也音神祖聖伏道絕塞既極

乃通發紹述文從字順各識職有欲求之此其

躅躅迹也厨王切詩話王深甫云退之為樊宗

師作墓誌便似樊宗師與孟郊聯句便作孟

中大夫陝府左司馬李公墓誌銘

補註邢七子漢其一也漢字南紀即公

郊言

韓詩四

二

師公為文長於古李為人剛許公之集
所書姓名僅見於此誌其它無稱焉世
系表漢二子
亦登進士第

公諱荊蒲丁切字某雍王會之後王孫道明唐初

以屬封淮陽王又追王其祖父曰雍王長平王

會唐史作繪太祖之子也為隋江夏惣管生長
平王贄贄生淮陽王道玄道玄生淮陽王道明

淮陽生景融景融親益踈不王生務該務該生思一

思一生歲比一作此四世官不過縣令州佐然益

讀書為行為士大夫家歲為蜀州晉原尉生公

未晬以卒子生一歲曰晬一曰晬切無家母抱置

之姑氏以去姑憐而食之食音嗣至五六歲自問

韓世四

三

知本末因不復與群兒戲常默默一本不獨處

曰吾獨無父母不力學問自立不名為人年十

四五能闇記論語尚書毛詩左氏文選凡百餘

萬言凜然殊異姑氏子弟莫敢為嬌一作浸傳

之聞諸父諸父泣曰諸父伯父也吾兄尚有子耶

迎歸而坐問之應對縱橫無難諸父悲喜顧語

群子弟曰為汝得師於是縱學無不觀以朝邑

貧外尉選朝邑縣屬同州通典曰貧魯公真卿

第其所試文為上等擢為同官正尉同官縣屬

銅官隋曰文如李尉乃可望此其後比以書判

拔萃選為萬年尉為華州錄事參軍爭事於刺

史去官為陸渾令陸渾縣屬河南河南尹鄭餘慶薦之

朝拜南鄭令縣屬梁州尹家奴以書抵縣請事公走

府出其書投之尹前尹慙其庭中人曰慙視其庭中人

也辨證云劉昌裔碑云少誠慙其軍李邦誌云尹慙其庭中人皆取袁盎傳盎還愧其吏也

令辱我今辱我且曰令退遂怨之一字有拾掇三年

無所得拜宗正丞宰相以文理白為資州刺史

公喜曰吾將有為也讒宰相者言之上曰是與

其故言讒嫉者謂宰相故得用改拜陝府左司

馬公喜曰是官無所職吾其不以吏事受責死

韓世四

四

矣長慶元年丙辰以疾卒春秋七十三公內外

行完潔白奮厲再成有家士大夫談之夫人博

陵崔氏朝邑令友之之女其曾伯父玄暉有功

中宗時唐史有傳夫人高明遇子婦有節法進見侍

側肅如也七男三女邠為澄城州主簿其嫡激

鄜城令坊州放芮城尉陝漢監察御史漼洸潘皆

進士及公之存內外孫十有五人五月庚申葬

華陰縣東若千里漢韓氏婿也娶愈之女字南

故子與為銘其詞曰

愈下而微既極復飛其自公始公多孫子將復

其一作祀

幽州節度判官贈給事中張君墓誌銘

張君名徹字某以進士累官至范陽府監察御

史長慶二年按新舊史今牛宰相牛僧為御史

中丞進士牛三年三月自御史中丞拜相初率

即掩卷問曰且以拍板為何物僧孺曰樂句公

大奇之遂命僦居客坊闕亡訪之因大書其門

曰韓愈皇甫湜同訪牛二先輩不遇翌日觀者

如睹由是僧孺名震輦下公集未嘗及之其所

書姓僅奏君名迹中御史選詔即以為御史其

府惜不敢留遣之而密奏幽州將父子繼續不

廷選且久今新收臣又始至孤怯須強佐乃濟

謂府帥張洪靖之奏也發半道有詔以君還之

乃遷殿中侍御史加賜朱衣銀魚至數日軍亂

怨其府從事盡殺之而囚其帥且相約張御史

長者毋音無侮辱絕轢蹙我事無罪無庸殺置之

帥所居唐史張弘靖傳長慶初燕帥劉總奉所

龍節度使引靖懲亂欲變其俗專以法治之而

未嘗更答辱不伏引靖繫之是夕軍亂囚引靖

始就職掠其家貲奴婢執雍等殺之判官張徹

甲寅幽州監軍使奏今月十日軍亂囚節度使

張洪靖而新史亦云月餘聞有中貴人自京師

至君謂其帥公無負此土人上使至可因請見

自辯幸得脫免歸即推門求出守者以告其魁

魁與其徒皆駭曰必張御史御史忠義必一作

為切其帥告此餘人不如遷之別館即與眾

出君君出門罵眾曰汝何敢友前日吳元濟斬

東市昨日李師道斬於軍中同惡者父母妻子

皆屠死肉餒狗鼠鴟鴞汝何敢友汝何敢友行

且罵眾畏惡其言不忍聞且虞生變即擊君以

死君抵死口不絕罵眾皆曰義士義士或收瘞

之以俟事聞天子壯之贈給事中其友侯雲長

佐鄆使請於其帥馬僕射惣為選於軍中得故

韓世四

與君相知張恭李元實者使以幣請之范陽范

陽人義而歸之以聞詔所在給舡輿傳歸其家

賜錢物以葬長慶四年四月某日其妻子以君

之喪葬于某州某所君弟復亦進士佐汴宋得

疾變易喪心譙惑不常君得間即自視衣葶薄

厚節時其飲食而匕筋進養之禁其家無敢高

聲出語一作高醫藥之餌一作醫其物多空青

雄黃諸竒怪物空青雄黃藥名皆劑錢至十數

萬營治勤劇皆自君手不假人一作不家貧妻

子常有飢色祖踐某官父休某官妻韓氏禮部

郎中某諱雲之孫汴州開封尉某諱俞之女於余

為叔父孫女君常從余學選於諸生而嫁與之

孝順祗修群女效其所為男若干人曰某女子

曰某銘曰

嗚呼徹也世慕顧以行子揭揭也言衆人貪祿

蘇黃門作孟德傳云世之君子皆有所顧故噎

暗以為生子獨割也言衆人苟生子獨殺身以

於金切說文曰宋齊為彼不清作玉雪也

自擅署吏徹義不汚染有堅白之仁義以為兵

用不折缺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人或重於

韓世

七

太山或輕於鴻毛用之所趣異耳今以義死為

得其所故曰不失論語曰子温而厲威而不猛

厲音列蜀都賦去若乃自申于闇明莫之奪也

我銘以身之不肖者之坦也坦音乙轄切

河南府法曹參軍盧君夫人墓誌銘

補註夫人女三人皆嫁為士人妻考之

公集長女婿河南緱氏主簿唐充次亡

夫人姓苗氏諱某字某上黨人曾大父襲襲贈

禮部尚書大父殆庶贈太子太師父如蘭仕至

太子司議郎世系去永王汝州別駕夫人年若

干嫁法曹盧府君諱貽有文章德行其族世所

謂甲乙者空先夫人夫人能配其賢沒能守其法
男二人於陵渾女三人皆嫁為士妻貞元十九
年四月四日卒於東都敦化里年六十有九其
年七月某日一本某年七月某日本某年祔于法曹府君墓在洛
陽龍門山通典曰河南縣關塞山俗曰龍門山其季女婚昌黎韓
愈為其誌銘其詞曰

赫赫苗宗族茂位尊見苗蕃墓誌或毗于王或貳于

藩是生夫人載穆令聞穆美也令善也爰初在

家孝友惠純享乃一作及于行行嫁也衛風泉水詩曰女子有行

克一作光媿德門媿配也匹詣切肅其禮容為禮裕其為

韓世四

八

仁法曹之終諸子實幼煢煢其哀介介其守煢煢

獨也音瓊詩曰憂心惓惓與煢同循道不違厥聲彌

劭一作劭當一作既克其家厥問愈劭也三女有從禮記曰郊

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二男知教閭里

歎息母婦思效歲時之嘉嫁者來寧壘壘外孫

有攜有嬰攜嬰皆小兒也書曰夫知保抱攜持

扶牀坐膝嬉戲謹爭既壽而康既備而成不歎

于約不矜于盈伊昔淑哲或圖或書嗟咨夫人

孰與為儔刻銘寘一本墓以贊碩休

貝州司法參軍李君墓誌銘

補註晉之嘗作某祖實錄山谷云晉之
實錄葬皇祖是也朝字晉之正元十四
年進士終檢校戶尚襄州節度使為文
真誠定從公得之觀其實錄之文則知
所謂有道而甚
文蓋可見矣

貞元十七年九月丁卯隴西李翱合葬其皇祖

考貝州司法參軍楚金皇祖妣清河崔氏夫人

于汴州開封縣某里按李朝集皇祖實錄云公

州參軍又授貝州其末去先祖有善而不知不

稱頌道德光耀是以頓首願假辭於公也執昌黎韓

愈紀其世著其德字有行以識其葬其詞曰由梁

武昭王六世至司空司空之後二世為刺史清

韓苗

九

淵侯由侯至于貝州凡五世梁當作涼按晉書

之亂據酒泉自稱其德行曰有事其兄如事其

父按實錄伯兄惟慎其行不敢有出焉字讀其

夫人事其妙一無其字又如事其姑其於家不

敢有專焉其在貝州其刺史不悅於民將去官

民相率謹諱手瓦石胥一作其出擊之刺史匿

不敢出州縣吏由別駕已下不敢禁司法君奮

曰是何敢爾屬小吏數一無百餘人持兵杖以

出立木而署之曰刺史出民有敢觀者殺之木

下民間皆驚相告散去後刺史至加禮擢任貝

州由是大理其葬日朝既遷貝州君之喪于貝州殯于開封遂遷夫人之喪于楚州八月辛亥至于開封壙于丁巳墳于九月辛酉壙于丁卯人謂李氏世家也俟之後五世仕不遂蘊必發其起而大乎四十年而其兄之子衡始至戶部侍郎按實錄壽陽丞之弟君之子四人官又卑朝其孫也有道而甚文固一無於是乎在朝書史有

處士盧君墓誌銘

公之妻兄備誥公時為國博分教東都生

韓苗

十

處士盧諱字有於陵其先范陽人南陽部新書云范

二年癸亥至乾符二年乙未凡九十二年登進士者一百一十六人而字皆連於字然世無盧

家不出座主世系父貽為河南法曹叅軍河南

尹與人有仇誣仇與賊通收掠取服法曹曰我

官司也我在不可以為是廷爭之以死河南怒

命牽梓之梓音昨沒切說文法曹爭尤強遂并

收法曹竟秦殺仇籍其家而釋法曹法曹出徑

歸卧家念河南勢弗可敗氣憤弗食歐血卒東

都人至今猶道之處士少而孤母夫人憐之讀

書學文嘗不待強教卒以自立在母夫人側油

油翼翼不忍去時歲母夫人既終育幼弟與歸宗之妹經營勤甚未暇進仕也年三十有六元和二年五月壬辰以疾卒有男十歲曰義女九歲曰孟有女生處士卒後未名其年九月乙酉其弟渾以家有無葬以車一乘於龍門山先人兆次一無愈於處士妹婿也為其誌且銘其後曰

韓世四

士

太學博士李君墓誌

太學博士頓丘李干世系云李廣之孫志為頓丘房始祖余兄孫婿也年四十八長慶三年正月五日卒其月二十六日穿其妻墓而合葬之在某縣某地子三人皆幼初干以進士元和十年也為鄂岳從事遇方士柳賁賁已見李道古誌從受藥法服之徃徃下血比四年病益急乃死其法以鈔滿一鼎按中為空實以水銀蓋封四際燒為丹沙云本草水銀味銅錫毒出於丹砂鎔化還復為丹久服神仙不死陶云還復為丹事出仙經酒和日暴服之長生燒時飛著釜上天名汞粉俗呼為水銀粉鈔味甘無毒鎮心安神本注云臨賀出者名鈔一

曰白余不知服食說自何世起殺人不可計而

世慕尚之益至此其惑也在文書所記及耳傳

聞者不說今直取目見親與之游而以藥敗者

六七公以為世誠補註憲宗入皇甫鏞語解柳

諫上怒貶潯江陵令十四工部尚書歸登登字

本傳云蘇州吳人歸崇教之子性温恕有遺金

石不死藥者始曰已嘗及登服幾死評之乃未

之嘗人皆為愠殿中御史李虛中公墓集有刑部

尚書李遜遜弟刑部侍郎李建李遜字友道魏

唐史有傳李建字勣直隸襄陽節度使工部尚書

韓世

士

道古簡字幾道德州平昌人坦字保衡河南洛

此其人皆有名位世所共識工部既食水銀得

病自說若有燒鐵杖自顛貫其下者摧而為火

射竅節以出狂痛號呼乞絕其衲席一有得水

銀發且止唾血十數年以薨殿中坦發其背死

刑部且死謂余曰我為藥誤其季建一旦無病

死襄陽出為吉州司馬余自棗州還京師襄陽

乘舸邀我於蕭洲舸大舟也音我切方言屏

人曰我得秘藥不可獨不死今遺子一器可用

棗肉為元服之別一年而病有家人至評之曰

前所服之藥誤方且下之下則平矣病二歲竟卒盧大夫死時溺出血肉痛不可忍乞死乃絕及金吾以柳賁得罪食賁藥五十死海上此可以爲誠者也斬不死乃速得死謂之智可不可乎一作世五穀三牲鹽醢菓蔬人常所御人相厚勉必曰強食今惑者皆曰五穀令人夭不能無食當務減節鹽醢以濟百味豚魚雞三者古以養老反曰是皆殺人不可食一遊之饌禁忌十常不食二三不信常道而務鬼怪臨死乃悔後之好者又曰彼死者皆不得其道也我則不然

韓曲

士

始病曰藥動故病病去藥行乃不死矣及且死

又悔嗚呼可哀也已可哀也已

范元實云詳退之

叙李虛中葦少藥敗且戒人服金石復躬自踐之按白樂天詩曰閉日一思舊舊游如目前微之煉煉石未老身盛然退之服硫磺一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四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五

墓誌

盧渾墓誌銘

處士於陵之弟昭之子公之妻弟也見於陵墓誌故茲省文
○渾河南法曹參軍弟二子也然有銘無誌焉

前汝父母右汝弟兄汝從之居視汝如生汝遷于居兮日月之良汝居孔固兮後無有殃如不信兮視此銘章

魏州司戶韓府君墓誌銘

○公仲卿之子

韓卅五

一

安定桓王五世孫叡素為桂州刺史化行南方

宰相世系曰韓氏自弓高侯頹當裔孫名尋後漢隴西太守世居穎川生司空稜字伯師後從

安定武安後魏有常山太守武安成侯耆字黃耆徙居九門生子茂字元興為尚書令征南大

將軍封安定桓王生二子備均均字天德定州刺史生駿雅州都督駿生仁泰曹州司馬

素有子四人最季曰紳卿子卿仲卿文而能

官嘗為揚州錄事參軍事事一無故宰相崔圓字圓

有祿貝州武城人唐文有傳圓狎愛州民丁某至顧省其家

後大衙會日司錄君趨以前大言曰請舉公過

公與小民狎至其家害於政圓譙謝曰錄事言

是圓實過乃自署罰五十萬錢由是遷涇陽令

涇陽縣屬京兆府破豪家水碾利民田頃凡百萬君諱

歲切及切桂州君之孫司錄君之子亦以能官名

少而竒壯而強老而通以元和元年六月十四

日卒年五十七娶京兆田氏男曰家女曰都皆

幼初君樂號之土田山水求椽其州去官猶家

之既卒因以其年九月某日葬于州北十里崔

長史墓西銘曰

凡一作葬于茲惟其家之材蓋歸有時

四門博士周况妻韓氏墓誌銘

南唐宰相世系表云俞開封令此及張徹誌並云開封尉嘗以二誌為正其曰

文四五

二

俞娶趙氏生二女三男二女其次嫁張徹長則周况妻也三男無競河南參軍

啓余聞州司工參軍州來唐與令並見世系表

四門博士周况妻韓氏諱好好尚書禮部郎中

諱雲卿之孫開封尉韓俞之女俞之娶趙氏生

二女三男開封卓越豪縱不治貲業喜酒色狗

馬趙氏卒十年而開封亦卒開封從父弟有愈

於時為博士乞分教東都生以收其孥於開封

界中教畜之而歸其長女于周氏况况進士家

世儒者曾祖諱延潭州長沙令祖諱晦常州參

軍父諱良甫左驍衛兵曹參軍况立名行人士

譽之韓氏嫁九年生一男一女年二十七以疾卒葬長安城南鳳栖原其從父愈於時為中書舍人為銘曰

夫喪少婦子失壯母歸咎無處

韓滂墓誌銘

滂韓氏子其先仕魏號安定桓王滂父老成厚謹以文為韓氏良子弟集有滂未仕而死有二子滂其季也長曰滂次曰滂其祖諱介為人孝友一命率府軍佐以卒二子百川老成老成為伯父起居舍人後按韓氏世系仲卿之子三人曰會曰介曰愈會為起居舍人無子以老成

文四十五

三

後起居有德行言詞為世軌式滂既兄弟二人而率府長子百川死無嗣其叔祖愈命滂歸後其祖滂清明遜悌以敏讀書作文功力兼人為文詞一曰竒偉驟長不類舊常吾白爾得無假之人耶退大喜謂其兄湘曰某違翁且逾年懼無以為見今翁言乃然可以為賀群輩來見皆曰滂之大進不惟於詞於文為人亦然既數月得疾以卒年十九矣吾與妻哭之傷心三日而歛既歛無既七日權葬宜春郭南魏州也里嗚呼其可惜也已銘曰

天固生之之一無耶偶自生一有耶天殺之耶其
偶自死耶莫不歸於死壽何少多銘以送汝其
悲奈何

女挈墳銘

名挈女加切字亦作挈
四年正月十四日自刑
潮州其年十月二十日
二十二年公為系酒過挈臺題詩驛梁詩
觀公

女挈韓愈退之第四女也惠而早死愈之少當
老為秋官刑部古秋言佛夷鬼其法亂治梁武
事之卒有佚景之敗事見佛可一掃刮絕去不

文卅五

四

宜使爛漫天子謂其言不祥斥之潮州南海揭
陽之地揭音竭又其逝切潮州即愈既行有司

以罪人家不可留京師迫遣之女挈年十二在
病既驚痛與其父訣訣死別也父輿致走道撼

頓失食飲節死于商南層峯驛商州南即瘞道南

山下五年愈為京兆尹始令子弟與其母易棺
衾歸女挈之骨于河南之河陽韓氏墓而葬之

女挈死當元和之十四年二月二日其發而歸
在長慶三年十月之四日其葬在十一月之十

一日銘曰

汝宗葬于是汝安歸之惟永寧

河南緱氏主簿唐充妻盧氏墓誌銘

補註唐充公之友婚苗晉知兄如蘭其詳見苗夫人誌三男當作二男充苗夫

人長女婚公其季云

夫人盧氏諱某蘭陵太守景柔八世孫宰相出

盧氏敏若字仲通後魏議郎号弟二房其子義博生景柔自景柔至夫人六世今言八世傳焉

誤父貽卒河南法曹法曹娶上黨苗氏太師晉

卿兄女苗氏已見苗蕃墓誌入唐有苗夔夔者

生苗氏已見苗庶生二子曰如蘭為永王府

生三女三男按苗夫

文世五

其季六夫人最長法曹卒苗夫人嫁之唐氏充

充明經宰相休璟曾姪孫唐璿字休璟京兆始

傳出邽氏邽音刺黎切外王父昂中書舍人夫

人年若干嫁唐氏凡生男與女九人一無字年四

十二元和四年正月二十二日卒其年四月十

五日葬河南府河南縣之大石山下銘曰

夫人本宗世族之後率其先猷率循也令德是茂

奚得歸家一本歸得一九子一母琬琬有儀柔

靜以和命不作身茲其奈何刻銘墓石以告觀

者

乳母墓銘

補註 唐志 義服有為乳母服者 其服總麻公時為河南縣令

乳母李氏徐州人號正直為一作韓氏家家無字

乳其兒愈愈生未再周月孤失怙恃李氏憐不

忍棄氏去一作視保益謹遂老韓氏及見其所乳

兒愈舉進士第歷佐汴徐軍入朝為御史國子

博士尚書都官貲外郎河南令娶婦生三男五

女時節受慶賀愈輒率婦孫列拜進壽年六十

四元和六年三月十八日病卒卒三日葬河南

縣北十五里愈率婦孫視窆封且刻其語于石

文卅五

六

惠

納諸墓為銘一有矣字

新刊經 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五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三十六

文傳

瘞破硯文

隴西李觀元賓始從進士貢在京師或貽之硯

既四年悲歡窮泰未嘗廢其用凡與之試藝春

官實具二年登上第行于褒谷間漢中褒城縣有褒水褒谷蜀人

使五丁所役者劉胤誤墜之地毀焉乃匣歸埋

于京師里中昌黎韓愈其友人也贊一有且識

云

士平質陶乎成器復其質非生死類全斯用毀

韓世六

不忍棄埋而識之仁之義硯乎硯乎與瓦礫異

毛穎傳

元和七年作公著筆傳皆取事於兔而

寓之以人其姓名辭里莫不假借立說

戰國時楚有毛遂者事平原君其言曰

士之處世如錐之處囊而穎銳自見後

之言者亦謂筆為毛錐其義蓋取於此

詩話吳安中云退之所作毛穎傳殆以此

文滑稽耳 補 此 作 在 當 時 往 往 有 非

楊誨之書云云其後李肇國史補亦謂

毛穎者中山人也通典曰中山春秋時白狄鮮

是也中山記曰城其先明眎廟之禮兔曰明麻

中有山故曰中山

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外地死為

十二神也陰陽書以卯屬兔嘗曰吾子孫神

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本草

數有五六穴子從口出今懷娠忌食其肉者非

為缺唇也亦緣口出又論衡云兔欲雄毫而孕

及生其子孫從口出也博物志明眎八世孫魏

曰舊有此說余自所見者也明眎八世孫魏

江東人字子切世傳當殷時居中山得神仙之

術能匿光使物竊姘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

隱不仕去如娥事已見明居東郭者曰魏無一本

字魏號東郭魏狡而善走與韓盧爭能盧不及

盧怒與宋鵠謀而殺之醢其家狡兔曰魏音七

皆獵狗名戰國策曰韓氏之盧天下之疾狗也

齊欲伐魏淳于髡謂齊王曰韓盧者天下之疾狗也

犬也東郭兔者海內之狡兔也韓盧逐東郭兔

環山者三騰山者五兔極於前犬疲於後犬兔

俱罷死其處田父獲之不勞而擅其功今齊

魏相持臣恐強秦有田父之功王懼休兵秦

始皇時蒙將軍恬攻伐楚次中山將大獵以懼

楚召左右一有庶長與軍尉蒙恬秦將史記有傳

功勞大庶長即大將也左右庶長自上下曰尉

也以其為庶列之長故曰庶長自上下曰尉

丸武官皆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連山

易也其卦以純艮為首艮為山山上山下是名

連山兆者為龜之背發於火其形可占者事見

周禮筮者賀曰無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

之徒缺口而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髦簡牘

文三十六

二

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也并諸侯乎秦時六國

天下為三十六郡天下車同軌書同遂獵圍毛

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臺宮聚其

族而加束縛焉此蒙恬製筆之意也按曲禮曰

有筆意蒙恬更損益之爾古今注云昔恬作秦

筆以栝木為管鹿毛為柱羊皮為被所謂蒼毫

非鬼毫也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

管城子諸侯有大功德於王室京師有朝宿

齊魯黎以致其敬也故謂之湯沐管日見親寵任

事穎為人強記而使敏便捷也敏疾也自結繩

之代以及秦事無不纂錄陰陽卜筮占相醫方

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

前漢藝文志九流謂儒道陰陽名墨雜家小說兵權及至浮屠老子外

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

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始皇帝及太子

扶蘇胡亥二子皆始皇子扶蘇為長故為太子

丞相李斯中車府令高趙姓高名史記伏臘日

及無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

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

武士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

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史記秦

人天性剛戾自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日

夜有程不中程不得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

與執燭者常侍上休方罷穎與絳人陳玄引農

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陳玄墨也陶泓硯也褚先生紙也古今法苑有

文書者作毛元鏡易玄光石善相推致其出處

必偕上召穎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未嘗怪

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

見其髮禿文所暮一作暮畫不能稱唱予上意上

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之一有吾嘗謂

君中書而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因

韓共

四

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

國夷狄皆冒管城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

於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四國名左傳僖公二

之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

所出子孫最為蕃昌春秋之成見絕於孔子而

非其罪中山者古鮮虞氏之國也孔子之作春

辨夷夏也至賈誼過秦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

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穎

始以俘見與卒見一無與幸任使秦之滅諸侯

穎以有功賞不酬勞以老見踈素真少恩哉

元在永州題傳後云自吾居夷不能舉其州人通

有來南者時言韓愈為毛穎傳不能舉其州人通

獨大笑以為怪而吾久不克見揚子誨之來始

持其書索而讀之若捕龍蛇搏虎豹急與之角

而不力不暇信韓子之怪於文也且出人笑之也

今不為虐兮太史公書有滑稽列傳皆取乎有

益於世者也九古今是非六藝百家大細穿穴

用而不遺者毛穎之功也韓子窮古書好斯文

嘉穎之能盡其意故奮而為之傳以發其鬱積

而寧者得以勵其有益於世歟是其言也固與

異世語而貪常嗜瑣者猶咕咕然動其喙彼亦

勞甚矣獨舊史以謂譏戲不近人情文之

者焉呼意中以為好人

必以為惡殆謂是耶

下邳俠輩華傳

韓其

五

說文曰九獸皮治去其毛曰華姓華名

華謂華履也趙彘因話錄云才命

論稱張燕公華華傳稱韓文公老牛歌

稱白樂天佛骨詩稱鄭司徒皆後人所

証也故其詞多鄙淺彘字澤章大和

八年進士歷水部員外郎衢州刺史

下邳俠輩華者其先隴西人也三十六代祖守

捷為言捷為郡名漢武帝置居黃帝時以力見召

拜大司農主三農九穀耕種之事故曰司農以

其闢土有功又知稼穡艱難遷輕車都尉子孫

相繼至周武王時徙居桃林書曰武王既誅紂

今在魏州冠冕遂絕其後人思其濟世之才因

復其位而加一加字無而任使焉華父犍息周切牛

名曰生五年襲先租爵祿任至上輕車都尉

古之戰車也以爲後殿漢置都尉張晏曰凡武職皆号尉主諸官故曰都有卒徒武事故曰尉

華母居長樂有乳哺之恩越王勾踐時常侍宴

姑蘇臺所謂有覺德行者也越女西施姓牛氏勾踐得之以獻吳

王闔廬卒以敗國事見吳越春秋李太白詩云風動荷花水殿香如蘇臺上宴吳王西施醉舞

嬌無力笑倚東窓白玉牀是也覺 雙因引重至

太行山力不任事遂死於輶轅之下太行山名尸子曰龍

門魚之難也太行牛之難也輶轅關名上嗟悼

命太宰申屠公執刀而解之其支派分離散在

其一作他處姓苑申屠氏其先華長子也上念其

韓世六

六

父劬勞而死於王事封華爲下邳侯詔將作大匠

治之通典曰將作者周官考工之職素將作少府漢景帝更名將作大匠掌脩作木土

之華爲性堅勁屈強難以直禦匠以其膏潤之

然後去其豪族而加一無裁割焉屈音丘會太

原人金十奴與新鄭人斛斯生相逢薦華於五

木大夫是後稍稍得名上嘉之遂釋褐賜墨

綬金十奴針也斛斯生線也姓有金氏斛斯氏五木大夫製履之器也史記秦始皇上泰山

立石封祠祀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遂封其樹

爲五大夫蓋五大夫者秦官名第九爵也褐短

衣賤者之服綬者所以貫佩玉相承受者也前

漢志綬和元年長相皆墨綬魏黃初中置閣內 皆銅印墨綬以賞軍功 華嘗曰吾辛勤久今

方成名得處上左右足矣及獻之果然華為人

善履道別威儀進止趨蹌一隨人意齊風猗嗟之詩曰巧

趨蹌号傳曰上將駕出遊改獵馳騁擊球一作

射御交賓接賢禮神祭祀未嘗不召華俱伏事

上久之因病或開口論議洩露密言言也上繇

是踈之詔將作大匠治之又命其友金十奴等

補過之尋獻於上上雖納然亦不甚見重有泣

塗賤處方召使之餘並不得預焉頃之上見有

其顏色顛頽衰備失度上咨嗟曰下邳侯老而

備不任吾事一作今棄子一有於不復召子矣

韓世六

七

遂棄而終華無子其繼者族人焉

太史公曰華之先皮姓軒轅時蒼頡觀鳥迹制

文字書義云蒼頡黃帝之史官法苑珠林宣律師傳曰今西京城西高土臺是蒼頡造書

臺也蒼頡於臺上增土造臺以觀以其始於皮

成於革故從革焉初革一作自胡而來為趙武

靈王見重後子孫盛於中國趙武靈王效胡服始制靴屨後尚之

漢書功臣表有煮棗侯革朱者即其後也前漢

表煮棗端侯革朱以越連敖從起薛別以越將擊諸侯以都尉侯九百戶

送窮文

補送窮而終之曰延之上坐蓋所謂

身焉尔矣於是段成式有留窮辭而唐子西有兒童送窮以詩留之之作二人皆祖公意而語簡意盡子西詩得之

元和六年正月乙丑晦一本乙丑使奴星星名也

結柳作車縛草為船載糗輿糒糗糒乾糲也上

補註糒禮牛繫軛下引帆上檣軛軛前也音於

也音符九切檣掛帆柱也音在良切三揖窮鬼而告之曰聞子行

有日矣鄙人不敢問所塗躬具船與車備載糗

糒日吉時良利行四方子飯一孟子啜一觴

朋挈儔去故就新駕塵曠風與雷爭光言今若

車以風為騎其去之光疾若飛電也曠張弩也音霍又郭廓二音唐有曠騎子無底

文共

八

滯之尤我有資送之恩子等有意於行乎屏息

潛聽如聞音聲若嘯若啼若歔嘔嚶若若歔嘔嚶

若音畫莊子養生篇曰若然嚶然注云皮骨相離也歔音許勿切說文曰有所吹起也嘔音於

求切嘆齊也嚶於莖切烏齊也毛髮盡竦肩縮頸疑有而無

久乃可明若有言者曰吾與子居四十年餘子

在孩提吾不子愚子學子耕求官與名惟子是

從不變于初門神戶靈我叱我呵包羞詭隨志

不在他子遷南荒為今陽山也熱爍濕蒸爍灼也音

我非其鄉百鬼欺凌太學四年謂為國子朝藿

暮盭惟我保汝人皆汝嫌自初及終未始背汝

心無異謀口絕言語於何聽聞云我當去起占

是必夫子信讒有間於予也我鬼非人安用車

舡鼻嗅臭香糗糒可捐單獨一身誰為朋儔子

苟備知可數已不妨九子能盡言可謂聖智情

狀既露敢不回避主人應之曰子以吾為真不

知也邪子之朋儔非三非四在十去五滿七除

二各有主張私立名字接手覆羹轉喉觸諱音接

力結切凡所以使吾面目可憎語言無味者皆子

之志也其名曰智窮矯矯亢亢惡圓喜方羞為

姦欺不忍害傷其次曰學窮傲數與名摘技吝

文廿六

九

微高挹群言執神之機又其次曰文窮不專一

能怪怪竒竒不可時施祇以自嬉又其次曰命

窮影與形殊面醜心妍利居眾後責在人先又

其次曰交窮磨肌戛骨吐出心肝企足以待冥

我讎冤平凡此五鬼為吾五患飢我寒我興訛

造訛能使我迷人莫能問朝悔其行暮已復然

蠅營狗苟驅去復還青蠅詩曰營營青蠅婢雅

博食尚食而已南史王僧達自負驕貴言頗不

遜時何尚之致仕復膺朝命於宅設八閤齋大

集朝日自行香次至僧達曰願即且放鷹犬勿

復游獵僧達答曰家養一老狗放無處去已復
還尚之失色還言未畢五鬼相與張眼吐舌跳

踉蹌仆踉音郎抵掌頓脚失笑相顧徐謂主人曰

子知我名凡我所為驅我令去小黠大癡言公

知乃凡百平昔吾所為耳未聞其大者今驅我令去是於小事則黠而大事則癡也下文即大

者人生一世其久幾何吾立子名百世不磨小

人君子其心不同惟乖於時乃與天通君子小

於俗惟君子之人動出於正正則與携持琬琰俗迕而後真情乃見故曰與天通

易一羊皮飲於肥甘慕彼糠麩琬琰甘肥以喻

羊皮糠麩以喻爵祿蓋君子之人重內而天下輕外故其責之如此下文請質詩書是也

知子誰過於予雖遭斥逐不忍子踈謂予不信

請質詩書詩書公所述作也公以詩書獲譴於朝故云然初自江陵召還拜國子博

韓世六主人於是垂頭喪氣上手稱謝燒車與

船延之上座

祭鱷魚文

唐史愈以言事責守潮州刺史初愈至潮問民疾苦皆曰惡溪有鱷魚食民畜

產且盡民以是窮數日愈自往視祝之夕暴風震電起於中數日水盡涸西徒

六十里鱷音五各切見上龍吏詩

新舊傳皆載此文其祝之之夕暴風震

雷起湖中數日水盡涸西徒六十里自是潮無鱷魚患東城廟記所謂公之精

神能馴鱷魚之暴者此也梅宛陵送胡都官知潮州獨云云有取於公矣而王荆公送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復與死鄰呂使揭陽去笑談面生春當復

追起予詩書和討論不必移鱷魚說怪
以疑民有如大鯨者高才能動人亦自
與為禮俾之汨舜倫同朝叙朋友異姓
接昏姻恩義乃獨厚懷哉予所陳歐陽
作陳文惠神道碑
書其斬鱷魚事

維元和十四年四月二十四日潮州刺史韓愈

使軍事衙推秦濟以羊一猪一投惡谿之潭水

以與鱷魚食而告之曰昔先王既有天下列山

澤網繩擗刃言結繩為網利刃以刺也擗刺也

江辨證以綱作網擗誤矣以除蟲蛇惡物為民害者驅而

出之四海之外後王德薄不能遠有則江漢之

間尚皆棄之以與蠻夷楚越况嶺海之間去京

韓其

士

師萬里哉鱷魚一有涵淹卵育於此亦固其所

今天子嗣唐位神聖慈武四海之外六合之內

皆撫而有之况禹跡所揜揚州之近地通典曰潮州古

揚州之西郡漢南海郡之東境刺史縣令之所治出貢賦以供

天地宗廟百神之祀之壤者哉鱷魚其不可與

刺史雜一有此土也刺史受天子命一作守此

土治此民而鱷魚睥然不安谿潭驛出目良音

宋人謳曰據一有食民畜熊豕鹿麀麀屬音

驛其目不能觸麀一有名麀青人謂麀為麀以肥其食以

種其子孫與刺史元拒爭為長雄刺史雖驚弱

今注麀有牙而不能齧鹿有角而以肥其食以

亦安肯為鱷魚低首下心

辨達云舊本作下字中身也禮記曰天子

其中心心現現

心音斯甚切現音下顯切

為吏民

一作吏者以

偷活於此也

邪一作

且承天子命以來為吏固其

勢不得不與鱷魚辯鱷魚有知其聽刺史言潮

之州大海在其南

潮州南至大

鯨鵬之大蝦蟹

之細無不容歸以生以食鱷魚朝發而夕至也

今與鱷魚約盡三日其率醜類南徙于海以避

天子之命吏三日不能至五日不能至七

日七日不能

至一字

是終不肯徙也且不肯有刺史

聽從其言也不然則是鱷魚冥頑不靈刺史雖

韓世六

士

有言不聞不知也夫傲天子之命吏不聽其言

不徙以避之與

其一

冥頑不靈而

一無字為民物

害者皆可殺刺史則選材技吏民操強弓毒矢

以與鱷魚從事必盡殺乃止其無悔

簡作鱷魚

新記云古之善政所感虎去他州蝗不入境者

有里而止卒不入三十里內余惑焉熙寧二年

余有故至海上首詢其事又欲識鱷魚之狀會

有老漁詳言其實去鱷魚大者數千斤小者亦

不下數百斤水而伏山而孕知而化其形蟹目

斂睛龍耳鬣足用尾取物如象之仁鼻馬蒼黃

下其知百餘小大不一能為鱷者率十之一二

他皆或龜或鰲鱷之遊于水他魚不可及并流

順水俱無此焉羊豕鹿猪之遊於岸者鱷潛水

下引尾取而食之民亦被其害余久因詢老漁

韓公言云韓公而鱣果出於三十里乎漁曰熟聞大
父言云韓公親為文遣秦齊臨惡溪之岸陳壯
讀文中遽走回視鱣出於岸而去是夜大鱣之窟
雲蔽溪水若翻岳又若哭泣之音及曉鱣之窟
穴已空迄今釣於水網於溪者無患焉史云三
十里者舉其近而言也一日漁者得一鱣於
海上長不滿三尺其狀皆如老魚所得一鱣甲間
芒刺手不可觸其狀固可懼况其大者乎陳文
惠公堯佐始以言事切直貶通判潮州惡谿鱣
魚食鱣患屏息潮人命捕得鳴鼓于市以文告而
公戮鱣而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
而利人懼所為雖異其能使異物醜類革化
此則知潮人常
有鱣魚之患

韓州六

十三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六



新刊經進詳註昌黎先生文卷第二十七

狀

贈太傅董公行狀

曾祖仁琬皇任梁博士祖大禮皇贈左散騎常侍父伯良皇贈尚書左僕射唐史有傳

公諱晉字混成河中虞鄉萬歲里人少以明經

上第先

一作

皇帝居原州

舊史云至德初肅宗自靈武幸彭原晉上

書謂見授校書郎翰林待制宣皇帝即肅宗原州即彭原也揚文公談苑云今為鎮戎軍公

在原州宰相以公善為文任翰林之選既以聞

召見拜秘書省校書郎入翰林為學士三年出

韓廿七

入左右天子以為謹愿賜緋魚袋累升為衛尉

寺丞出翰林以疾辭拜汾州司馬崔圓為揚州

詔以公為圓節度判官攝殿中侍御史以軍事

如京師朝天子識之拜殿中侍御史內供奉由

殿中為侍御史入尚書省為主客員外郎由主

客為祠部郎中先皇帝時兵部侍郎李涵如回

紇立可敦詔公兼侍御史賜紫金魚袋為涵判

官也回紇傳云回紇牟羽可汗其妻僕固懷恩女

敦大曆三年可敦率明年帝以懷恩幼女為崇

徽公主繼室使涵持節送往再拜可敦回紇自稱可汗其妻号可敦猶迴紇之人來曰唐之復



土疆假

一作取

迴紇力焉

安史之亂葛勒可汗遣太子紫護將四千騎來

佐廣平王收復兩京肅宗義之歲給絹二萬疋使至朔方軍受賜

約我為市馬

馬既入而歸我賄不足我於使人乎

一作平

取之

涵懼不敢對視公公為之言曰我之復土疆爾

信有力焉吾非無馬與爾為市為爾賜不已

既多乎爾之馬歲五至吾一無吾字數皮而歸資邊

吏請致詰也天子念爾有勞故下詔禁侵犯諸

戎畏我大國之爾與也莫敢校焉爾之父子寧

而畜馬蕃者非我誰使之於是其衆皆環公拜

既又相率南面序拜皆舉兩手曰不敢有意大

韓廿七

二

國自迴紇歸拜司勳郎中未嘗言迴紇之事遷

秘書少監歷太府太常二寺亞卿為左金吾衛

將軍今上即位德宗以大行皇帝山陵出財賦代宗

拜太府卿由太府為左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

知臺事三司使三司謂御史大夫中書門下也選擇才俊有威

風始公為金吾未始一有字盡一月拜太府九日又

為中丞朝夕入議事於是宰相請以公為華州

刺史拜華州刺史潼關防禦鎮國軍使朱泚之

亂加御史大夫詔至于上所朱泚為盧龍節度

弟滔奪其位國号燕遂不還俄以涇卒變亂帝幸奉天賊乘京師空虛推泚為主僭帝位号大

素又拜國子祭酒兼御史大夫宣慰恒州

王武俊

趨於是朱滔自范陽以迴紇之師助亂人心大

恐公既至恒州恒州即日奉詔出兵與滔戰大

破走之還至河中李懷光反上如梁州

李懷光為朔方

節度使帝符奉天率所部奔命解泚圍後為盧杞所譖不得朝頗恚恨去屯咸陽遂反渾瑊白發

其謀帝史幸梁州

懷光所率皆朔方兵公知其謀與朱

泚合也患之造懷光言曰公之功天下無以與

敵公之過未有聞於人某至上所言公之情上

寬明將無不赦宥焉乃能為朱泚臣乎彼為臣

而背其君苟得志於公何有且公既為太尉矣

韓廿七

三

彼雖寵公何以加此彼不能事君能以臣事公

乎公能事彼而有不能事君乎彼知天下之怒

朝夕戮死者也故

一無

求其同罪而與之比公

何所利焉公之敵彼有餘力不如明告之絕而

起兵襲取之清宮而迎天子庶人服而請罪於

一無有司雖有大過猶將拚焉如公則誰敢議

語已懷光拜曰天賜公活懷光之命喜且泣公

亦泣則又語其將率如語懷光者將率呼曰天

賜公活吾三軍之命拜且泣公亦泣故懷光率

不與朱泚當是時懷光幾不反公氣仁語若不

能出口及當事乃更踈亮捷給其詞忠其容貌
溫然故有言於人無不信之明年上復京師拜
左金吾衛大將軍由大金吾為尚書左丞又為
太常卿由太常拜門下侍郎平章事時貞元五年在
宰相位凡五年所奏於上前者皆二帝三王之
道由秦漢已降未嘗言退歸未嘗言所言於上
者於人子弟有私問者公曰宰相所職繫天下
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欲知宰相之能
與否如此視之其可凡所謀議於上前者不足
道也故其事卒不聞本傳云晉之為相取充位而巳然為人慎重溫公曰

韓世七

四

晉行狀云在宰相位凡五年其事卒不聞愈作狀必揚美蓋惡氣其所為相止於如此則其循默充位可知然其慎重亦可稱也以疾病辭於上前者不記作已退以表辭者八方許之拜禮部尚書制曰事上盡大臣之節又曰一心奉公於是天下知公之有言於上也初公為宰相時五月朔會朝天子在位公卿百執事在廷侍中贊百僚賀中書侍郎平章事實參攝中書令當傳詔辭疾作不能事凡將大朝會當事者既受命皆先日習儀于時未有詔公卿相顧公逡巡進北面言曰攝中書令臣某病不能事臣請代某事於是南面

宣致詔詞事已復位進退甚詳為禮部四年拜
兵部尚書入謝上語移時一作晏復有入謝者
上喜曰董某疾且損矣出語人曰董公且復相
既二日拜東都留守判東都尚書省事充東都
畿汝都防禦使兼御史大夫仍為兵部尚書由
留守未盡五月拜檢校尚書左僕射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汴州刺史宣武軍節度副大使知節
度事管內支度營田汴宋亳穎等州觀察處置
等使汴州自大曆來多兵事劉玄佐益其師至
十萬劉玄佐唐史有藩鎮傳列於藩鎮玄佐死子士寧代之無幾

韓世七

五

一作畋游無度四字

其將李萬榮乘其畋也逐之萬榮為

節度使一年其將韓惟清張彥林作亂求殺萬
榮不克三年萬榮病風昏不知事其子乃復欲
為士寧之故監軍使俱文珍與其將鄧惟恭執
之歸京師而萬榮死詔未至惟恭權軍事公既
受命遂行劉宗經韋弘景韓愈寔從不以兵衛
及鄭州逆者不至鄭州人為公懼或勸公止以
待有自汴州出者言於公曰不可入公不對遂

行宿圃田

爾雅曰圃田有圃田郭璞云今滎陽中圃田

鎮屬中牟縣

明日食中牟

唐志中牟縣屬鄭州通典曰趙襄子時佛所以中牟

叛即此其十二里有中牟其是為官渡城九逆

者至宿八角九域志曰八角明日惟恭及諸將

至遂逆以入及郭三軍緣道謹聲庶人壯者呼

老者泣婦人啼遂入以居初玄佐死吳濬代之

及鞏鞏縣名屬河南府聞亂歸士寧萬榮皆自為而後

命軍士將以為常故惟恭亦有志以公之速也

不及謀遂出逆既而私其人觀公之所為以告

曰公無為惟恭喜知公之無害已也委心焉進

見公者退皆曰公仁人也聞公言者皆曰公仁

人也環以相告故大和李翔集賀陸長源書云

韓世

六

人執惟恭歸于京師奏天子處其輕重生死罪

初玄佐遇軍士厚士寧懼一有復加厚焉至萬

榮如士寧志及韓張亂又加厚以懷之至于惟

恭每加厚焉故士寧率驕不能禦則置腹心之

士幕於公庭廡下挾弓執劍以湏日出而入前

者去日入而出後者至寒暑時至則加勞賜酒

肉公至之明日皆罷之身元十二年七月也八

月上命汝州刺史陸長源為御史大夫行軍司

馬楊凝自左司郎中為檢校吏部郎中觀察判

官杜倫自前殿中侍御史為檢校工部員外郎

節度判官孟叔度自殿中侍御史為檢校金部

員外郎度支營田判官職事修人民一作化嘉

禾生白鵲集蒼烏鳥一作來巢嘉瓜同蒂聯實四

方至者歸以告其帥小大成懷有所疑輒使來

問有交惡者公與平之累請朝一作請不許及有

疾又請之且曰人心易動軍旅多虞及臣之生

計不先定至于他日事或難期猶不許十五年

二月三日薨于位上三日罷朝贈太傅使吏部

員外郎楊於陵來祭弔其子贈布帛米有加公

之將薨也命其子三日斂既斂而行於行之四

韓十七

七

日汴州亂故君子以公為知人本傳云晉率長

以法治將士衆始懼軍中請出幣帛為晉制服

不許衆怒益甚長源性剛不適變又不為備纒

八日軍亂殺長源及叔度等食其肉放兵大掠

談賓錄云朝廷恐晉柔懦尋以汝州刺史陸長

源為晉行軍司馬晉寬厚謙恭簡儉每事因循

多可兵粗安長源性滋韋云為請改易舊事務

從峭刻晉初皆許之及案牘已成晉乃且罷又

委錢穀支計於判官孟叔度輕佻好慢易軍人

人皆惡之晉卒後十日汴州亂殺長源叔度軍

人齋食之長源輕言無威儀自到汴州不為軍

將所禮重及董晉卒丞令知節度留後事長源

便揚言文武將吏多弛慢不可不守憲章當須

以法繩之由是人人怨懼叔度性亦苛刻又縱

恣聲色數至樂營與諸婦人戲自稱孟郎由是

惡之輕而公之薨也汴人歌之曰濁流洋洋有闢

其郭闐道謹呼公來之初汴州有通濟渠公作

東西水門愈為之記

今公之歸公在喪車又歌曰公既來一作來既止東

人以完今公歿矣其誰與安始公為華州亦有

惠愛人思之公居處恭無妾媵不飲酒不諂笑

好惡無所偏與人交泊如也未嘗言兵有問者

曰吾志於教化享年七十六階累外為金紫光

祿大夫勳累外為上柱國爵累外為隴西郡開

國公娶南陽張氏夫人後娶京兆韋氏夫人皆

先公終四子全道全浚後更名溪字惟深集有墓銘全素全

澥全道全素一本無下全道全素皆上所賜名全道為秘

書省著作郎全浚為秘書省秘書郎全素為大

韓世一

八

理評事一無為大理評事五字全澥為太常寺太祝皆善

士有學行謹具歷官行事狀伏請牒考功并牒

太常議所謚牒史館請一作謹垂編錄狀上貞元

十五年五月十八日故吏前汴宋亳穎等州觀

察推官將仕郎試秘書省校書郎韓愈狀

與汝州盧郎中論薦侯喜狀

侯喜上谷人字叔起郎中盧虔時為汝州刺史辛未貞元七年也

侯喜汝州復黃陂記考之盧郎中名虔時為汝州刺史曰去年者正元十六年

也曰及春末自京還謂十七年春自京還洛五月初與喜相會於洛也公至是

薦于盧汝州十八年陸參佐主司權德輿公又薦之喜遂十九年登進士第黃

陂在汝州汝有三十六陂黃陂最大歐文忠集古錄云喜之文辭嘗為韓退之所稱而世罕傳子所得此碑而已

進士侯喜者其人為文甚古立志甚堅行止取捨有士君子之操家貧親老無援於朝在舉場十餘年竟無知遇愈嘗慕其才而恨其屈與之還徃歲月已多嘗欲薦之於主司一作言之於上位名卑官賤其路無由觀其所為文未嘗不拵卷而歎集古錄云喜之文辭常為韓所稱而世罕傳子之所得者汝州黃陂記而已去年愈從調選本欲携持同行適遇其人自有家難進遭坎軻又廢一年及春末自京還怪

韓世七

九

其久絕無消息五月初至此自言為閣下所知辭氣激揚面有矜色曰侯喜死不恨矣喜辭親

入關羈旅道路見王公大一作貴人數百未嘗有

如盧公之知我也比一作此者分將委棄泥塗老

死草野今胷中之氣勃勃然復有仕進之路矣

法言曰巽以揚之勃勃乎其不可及宋咸曰勃勃輕廷良愈感其言賀之以

酒謂之曰盧公天下之賢刺史也未聞有所推

引蓋難其人而重其事今子鬱為選首其言死

不恨固宜也古所謂知己者正如此耳知已詳見入

詩馬身在貧賤為天下所不知獨見遇於大賢

乃可貴耳若自有名聲又託形勢此乃為市道
之事又何足貴乎子之遇知於盧公真所謂知
已者也士之脩身立節一作脩而竟不遇知已
前古以來不可勝數或日接脛而不相知或異
世而相慕以其遭逢之難故曰士為知己者死
史記晉豫讓之言不其然乎不其然乎一止閣下既已
知侯生而愈復以侯生言於閣下非為侯生謀
也感知已之難遇大閣下之德而憐侯生之心
故因其行而獻於左右焉謹狀十八年陸倕負
外佐主司權德輿公有書薦之第十
九年遂登進士第

韓廿七

十

論今年權停舉選狀

舊史德宗紀正元十九年自正月至五
月不雨外命祈禱山川秋七月戊午以
閔輔錢罷吏部選禮部貢舉此公所以
論列也
補註按湯旱而禱曰荀子及劉
向說菟及東漢鍾離意諫顯宗辭並無
人失職語惟公羊春秋或公五年大雩
者何旱祭也何休注有民失職之語公
所稱則出此其以民為人則避太宗諱
按登科記明年二十年卒停舉公時為
四門博士未為御史故云位非朝官

右臣伏見今月十日初今年諸色選舉宜權停
者道路相傳皆云以歲之旱陛下憐憫京師之
人慮其乏食故權停舉選以絕其來者所以省
費而足食也臣伏思之竊以謂一作十口之家

益之以一二人於食未有所費今京師之人不
啻百萬都計舉者不過五七千人并其僮僕畜
馬不當京師百萬一作分之一以十口之家計之
誠未為有損益又今年雖旱去歲大豐商賈之
家必有儲畜舉選者皆齎持資用以有易無未
見其弊今若暫停舉選或恐所害實深一則遠
近驚惶二則人士失業臣聞古之求雨之詞曰
人失職歟公羊桓五年大旱公親之南郊以六
宮室崇歟婦謂盛歟苞苴行歟讒夫昌歟使童
男女八人舞而呼雩故謂之雩荀卿書說苑以
謂湯旱而禱亦然乃云使民疾然則人之失職
與時避太宗諱故變民稱人然則人之失職

韓世七

七

足以致旱今緣旱而停舉選是使人失職而召
災也臣又聞君者陽也臣者陰也獨陽為旱獨
陰為水今者一作則陛下聖明在上雖堯舜無以
加之而群臣之賢不及於古又不能盡心於國
與陛下同心助陛下為理有君無臣是以久旱
以臣之愚以為宜求純信之士骨鯁之臣憂國
如家忘身奉上者超其爵位置在左右如殷高
宗之用傳說周文王之舉太公齊桓公之拔甯
戚事見上李漢武帝之取公孫弘清閑之餘時
賜召問必能輔宣主化銷殄旱災臣雖非朝官

月受俸錢歲受祿粟苟有所知不敢不言謹詣
光順門奉狀以聞伏聽聖旨

御史臺上論天旱人饑狀

補遺 公時為御史正元十九年冬也此
意合皇甫持正神道碑亦著之蓋公以
此狀故出為陽山令而舊傳以為論宮
市新史承之誤矣當以此狀及江陵詩
神道碑為正腹內見德宗舊紀十四年

正月 詔也

右臣伏以今年已來京畿諸縣夏逢亢旱秋又
早霜田種所收十不存一陛下恩踰慈母仁過
春陽租賦之間例皆蠲免所徵至少所放至多

韓州七

三

上恩雖引下困猶甚其間一作至有棄子逐妻以

求口食拆室伐樹以納稅錢寒餒一作餓道塗斃

踣溝壑有者皆已輸納無者徒被追徵臣愚以

謂此皆群臣之所未言陛下之所未知者也臣

竊見陛下憐念黎元同於赤子至或犯法當戮

猶且寬而宥之况此無辜之人豈有知而不救

又京師者四方之腹心國家之根本其百姓實

宜倍加優卹今瑞雪頻降來年必豐急之則得

少而人傷緩之則事存而利遠伏乞特勅京兆

府應今年稅錢及草粟等在百姓腹內徵未得

者並且停徵

舊史作腹內唐史德宗十四年詔諸道州府應貞元八年至十一年

兩稅及推酒錢在百容至來年蠶麥庶得少有姓腹內者並除放免

存立百至陋至愚無所知識受恩思効有見輒

言無任懇欵慙懼之至謹錄奏聞謹奏

山令事見赴江陵詩

請復國子監生徒狀

正元十九年公琦為四門博士所請云

補按選舉志其略云八百人以庶人之俊異者為之志所言三館生與狀同

其曰四門館八百人豈非公狀所謂量許取無資蔭有才業人充者歟

國子監應三館學士等准六典唐置六館生皆隸于國子監

韋卅七

三

國子館學生三百人皆取文武三品以上及國

公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唐志凡文武官九品有正有從

太學館學生五百人皆取五品以上及郡縣公

子孫從三品以上曾孫補充四門館學生五百

人皆取七品以上及侯伯子男子補充右國家

典章崇重庠序近日趨競未復本源至使公卿

子孫耻遊太學工商凡冗或處上庠今聖道大

明儒風復振恐須革正以贊鴻猷今請國子館

並依六典其太學館量許取常參官唐志文武五品已上

及兩省供奉官監察御史員外郎太常博士曰參号常參官八品以上子弟

充其四門館亦量許無資蔭有才業人充如有
資蔭不補學生應舉者請禮部不在收試限其
新補人有冒應者請牒送法司科罪緣今年舉
期已近伏請去上都五百里內特許非時收補
其五百里外且任鄉貢至來年春一時收補其
厨糧度支先給二百七十四人今請准新補人
數量加支給謹具如前伏聽處分

贈絳州刺史馬府君行狀

君諱彙字某其先為嬴姓世系曰嬴姓伯益之後當周之

衰處晉為趙氏晉亡而趙氏為諸侯其後益大

韋卅二

南

與齊楚韓魏燕為六國俱稱王其別子趙奢當

趙時破秦軍閑與有功號馬服君子孫由是以

馬為氏史記趙奢者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軍於閑與王乃令奢將兵救之大破秦軍

遂解開與之圍而歸趙惠文賜奢号為馬服君張華曰趙奢家在邯鄲界西山上謂之馬服山

梁有安州刺史侍中贈太尉岫岫字子岳即奢之

也岫生喬卿仕襄州主簿國亂去官不仕喬卿

生君才隋末為荊令燕王藝師之以有幽都之

眾隋末羅藝據幽州自稱燕王唐書有傳武德初朝京師拜武侯

大將軍封南陽郡公卒葬大梁新里趙郡李華

刻碑頌之君才生珉為王鈐衛倉曹參軍事贈

尚書左僕射生季龍為嵐州刺史贈司空清河
崔元翰銘其德於碑在新里司空生燧為司徒
侍中北平王贈太傅謚莊武莊武之勲勞在策
書君其長子也少舉明經司徒公作藩太原授
河南府叅軍建中四年司徒公使將武人子弟
才力之士三百人朝行在扞衛獻御服用物弓
甲煮器幄幕奔走危難上喜其勤超拜太常丞
賜章服遷少府少監太僕少卿司徒公之薨也
刺臂出血書佛經千餘言期以報德廬墓側植
松栢終喪又拜太僕少卿疾病一年身元十八

韓世

五

年七月二十五日終于家凡年四十有五其弟
少府監暢上印綬求追賜一作贈絳州刺史布
帛百匹君在家行孝友待賓客朋友有信義其
守官恭慎舉職其朝獻奉父命不避難如字其
居喪有過人行初司徒公娶河南元氏封潁川
郡夫人贈許國夫人許國薨少府始孩顧託以
其姪為繼室杜預曰諸侯始娶則同姓之內事
猶不稱夫人故謂之繼室爾是為陳國夫人陳
雅曰女子謂昆弟之子為姪
國無子愛君與少府女已生其薨也君與少府
喪之由實生已親負土封其墓夫人滎陽鄭氏

王屋縣令况之女有賢行侍君疾逾年不下堂
食菜飲水藥物必自擇將進輒先嘗方書本草
恒置左右子男二人赦紹前左衛倉曹參軍敷
黯右清道率府胄曹參軍女子二人在室雖皆
幼侍疾居喪如成人愈既世通家詳聞其世繫
事業今葬有期日從少府請掇其大者為行狀
託立言之君子而圖其不朽焉

復讎狀并序

補註公時為職方員外郎由是有此議
舊史書於憲紀刑法志新史則書於孝
友張琇傳琇傳所書自太宗至
是復讎者九七人或原或不原

韓世

六

元和六年九月七日富平縣人梁悅為父報仇
殺人自投於縣請罪富平縣屬京兆府悅父為
勅云復仇殺人自有彝典以其申冤請罪視死
如歸自詣公門發於天性志在徇節本無求生
寧失不經特從減死宜杖一百配循州由是
有此議

右伏觀

一作奉

今月五日勅復讎據禮經則義不

同天

曲禮曰父之讎不與共戴天鄭注曰父者

乃徵法令則殺人者死禮法二事皆王教之大
端有此異同必資論辯且令都省集議聞奏者

通典曰北齊尚書省惣理六尚書事謂之都省唐謂之都臺尚書

職方員外郎上騎都尉韓愈議曰伏以子復父

讎見於春秋見於禮記又見周官又見諸子史

不可勝數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宜詳於律而

律無其條非闕文也蓋以為不許復讎則傷孝

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訓許復讎則人將倚法專

殺無以禁止其端矣夫律雖本於聖人然執而

行之者有司也經之所明者制有司者也丁寧

其義於經而深沒其文於律者其意將使法吏

一斷於法而經術之士得引經而議也周官曰

律卅七

十七

凡殺人而義者令勿讎讎之則死地官鞫義

宜也明殺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復讎也此百

姓之相讎者也公羊傳曰父不受誅子復讎可

也春秋定公四年不受誅者罪不當誅也注何休

誅者上施於下之辭非百姓之相殺也又周官

曰凡報仇讎者書於士殺之無罪秋官鞫士

云謂同國不相避者將言將復讎必先言於官

則無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

之守憐孝子之心示不自專訪議群下臣愚以

謂復讎之名雖同而其事各異或百姓相讎如

周官所稱可議於今者或為官吏所誅如公羊所稱不可行於今者又周官所稱將復讎先告於士則無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敵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為斷於今也然則殺之與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復讎者事發具其事由下尚書省尚書省讎者集議奏聞酌其宜而處之則經律律字無失其旨矣謹議州事詔以院中寃請釋詘公門流籍

錢重物輕狀

韓世七

六

唐食貨志憲宗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号飛錢京兆尹裴武請禁之搜索諸坊十人為保自京師廢飛錢家有滯藏物價寢輕判度支盧坦戶部王紹益鐵三司飛錢每千錢增給百部度支益鐵三司復許與商人敵貫而錢然商人無至者復許與商人敵貫而易之然錢重帛輕如故公遂有此議也唐食貨志穆宗即位詔兩稅外加率一錢者以枉法贓論蓋自建中定兩稅而物重錢輕民以為患至是四十年當時為緡二疋半者為八疋大率加倍豪家大商積錢以逐輕重故農人日困末業日增穆宗亦以貨輕錢重民困而用不充詔百官議革其弊而議者多請重挾銅之律戶部尚書楊於陵曰王者制錢以權百貨使物無甚貴賤者在上而已何則上之所重人必從之古者權於上今索之於下昔散之四方今藏之

公府昔廣鑄以資用今減鑄以廢功昔行之於中原今洩之於邊裔然則錢焉得不重貨焉得不輕開元中天下鑄錢七十餘爐歲盈百萬今才數爐歲及十五萬而已大曆以前淄青太原魏博雜鎡鐵以通時用嶺南雜以金銀丹砂象齒今一用貨泉故錢不足今宜使天下兩稅權酒鹽利上供及留州送使錢悉輸以布帛穀粟則人寬於所求然後出內府之積收市廛之滯廣出鑄之數限邊裔之出禁私家之積則貨日重而錢日輕矣宰相善其議由是兩稅上供留州而納布帛惟鹽酒本上推率計錢與兩稅異不可去錢公此狀疑其時所論也其言大率與楊於陵議合史氏逸之何哉公時為兵部侍郎云

右臣伏准御史臺牒准中書門下帖奉進止錢

韓世七

九

重物輕為弊頗甚詳求適變可以便人所貴緡貨通行里閭寬息一作惠宜令百僚隨所見作利害狀者臣愚以謂錢重物輕救之之法有四一曰在物土貢夫五穀布帛農人之所能出也工人之所能為也人不能鑄錢而使之賣布帛穀米以輸錢於官是以物愈賤一有字而錢愈貴也今使出布之鄉租賦悉以布出綿絲百貨之鄉租賦悉以綿絲百貨去京百里悉出草三百里以粟五百里之內及河渭可漕入願以草粟租賦悉以聽之則人益豐錢益輕穀米布帛益重二

曰在塞其隙源一作無使之洩禁人無得以銅為

器皿禁鑄銅為浮屠佛像鐘磬者蓄銅過若干

斤者鑄錢以為他物者皆罪死不赦禁錢不得

出五嶺五嶺已見送五嶺買賣一以銀盜以錢

出嶺及違令以買賣者皆坐死五嶺舊錢聽人

載出如此則錢必輕矣三曰更其文貴之使一

當五而新舊兼用之凡鑄錢千其費亦千今鑄

一而得五是費錢千而得錢五千可立多也四

曰扶狀一作其病使法必立凡法始立必有病今

使人各輸其土物以為租賦則州縣無見錢州

勅卅七

二十

縣無見錢而穀米布帛未重則用不足而官吏

之祿俸月減其舊三之一各置鑄錢使新錢一

當五者以給之輕重平乃止四法用錢必輕穀

米布帛必重百姓必均矣謹錄奏聞伏聽

勅旨謹奏一無謹奏字

新刊經進詳補註昌黎先生文集卷第三十七

